

覺

非

齋

文

集

齊非齊文集卷之十九

四川按察司按察使弋陽黃清選羅
府紀善吉文烈公校正

序

送黃清選江君赴任序

古之人相贈以言相求以益是故善規者其誠而忘
諛善聽者其諒而檢行資其忠告則輔仁之道顯用
其忠告則善導之功成若夫趨疑非論請張李諫而
實德病焉君子恥之古人之有取於贈言也如此哉
予少也粗知為李韓善譏諷積李為荒黷之詞及壯
而不悔老而不厭今而安為人所與矣近日京城士
大夫交際必各往來贈言不擇可否習以成風心甚

厭者之然有求之者又不能直問以託言應之而
聽者蓋亦邈乎不察也尋復自愧所謂過作非是
也予友江君公善初同門即相與也及年進士令陽
武且行予贈以言末卒子張問以之語告之善惡其
過直而或聽之不審也君曰謹受教後二年董氏丁
數千人輸粟塞外無一片者及還予復以言贈謂其
得人也以應德若謝不敏焉又數年誠孚惠洽如家
人父子及以憂去民老壯空一邑遮部使者焉乞為
奏留君命未下而君去服闋政未之宜春過余宿
別同門友一盛人皆在座酒過因及陽武時事卒余
前後贈語甚習且曰所以慎而不啟肆者恐有君也
陽武人信我也再往當卧治江石非河南比也先生

復何以教我予曰天理人心未聞以南北而有異合
天理則得人心矣孔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
邦行矣君何疑江右焉君曰諾衆咸喜曰旨哉先生
之言作汎汎者江君之聽非邈邈者庶幾古之人相
贈以言相求以益者故請書為君贈

送冬官二卿鄭公復任序

予以與常山王進初為同門友其甚相好洪武末年進
初為三衢郡庠師時鄭公文樞方執經館下年甚少
而語局凝重文思浩然進初每以公輔期之後公果
登永樂四年進士第為名御史氣節凜然人不敢犯
無微不命出獄疑獄平反以千數冤滯氷釋太宗
皇帝嘉其能特命為山西按察使隆樹風聲擊額維

領畢轉旅夢以植嘉穀大決壅塞以疏冷泉感行惠
懷陽煦吟肅吏民頌戴道路方口屬公以憂去郡邑
車數十上乞還公舊任以真三晉故公復為按察使
期年召拜工部侍郎時進初適以老疾引年與余
胥會京師每論及公自謂其知人公居南宮緒閣
工載經量費出滯牒不留宿垢盡去志稱溢于按察
官時近考績趨行在天官特奏其最行且復任吾郡
宦游者以予辱知於公既久且厚真得以言頌公之
美而泄其傾嚮者相率來告因竊自念識公於少壯
之日迄今三十餘年而公數歷要途平踐台輔顧予
東老日滋徇祿無補既不能如公之進列於公嬖侍
從之間又不得如進初之退安於田里居公師友間

取規多矣雖然吾郡有若公猶驅進之聚於我
鵬翮之奮乎九霄砥道侯風方進未已也樹遠大之
飭垂久長之香以為吾郡之光者於公亦願有焉公
其勉之因書以為志

送何廷蘭復任詩序

昔先所非為何先生以碩李粹行為吾郡宗儒後生
被其教而成者非一人其有功於士類顧亦不少然不
過文章掾魯不得大用以施其所學豈造物者將以
胥之以裕其子孫邪先生歿後二十年而其孫廷蘭
果登進士第為邵陽令廷蘭為人外柔中剛其容粹
然以溫而執義不回斷若金石邵陽西南接五開溪
峒獠獠或時出沒舊置兵備戍守師臣多不戢下士

卒矯戮善持縣官短長欲繼以射利且漢書將若氏無
顧忌廷蘭始至官焉守帥公事會同抗礼揖拜畢因
曰公為朝廷捍禦邊陲而縣令實守土治民以出
賦稅宜各戢所部相安於無事則善國家憲章
明備令不致遺氣壯詞直而言色不厉韓武人然
亦武面魏謬自後有起者悉斷以法一無所縱厥暴
者教值其隙冀得有所挾以遁故冒然卒無有之
乃要左和外舍然順顧藩自部使者聞其名皆震
焉嘗有廉察告密者至昇左右與語廷蘭技肝膽曰
其是非逐去四境帖然人無知者後每有詔訪者必
曰邵陽令云予在京師聞之誠者言廷蘭治邑多
善政私竊心喜是真得一見以實之今年以七月以考

課來過予寓酒邊歷叩其言與談者合予乃大喜因
為非谷先生謨次行實請銘下太常卿翰林李士江
陵楊公予讀之喜而悲謂廷蘭曰先生之潛德既白
而有孫為令及如此尤原其瞑目矣詩云毋念爾祖
王脩厥德予尚勉其遠且大考廷蘭謝曰敢不奉教
明日 陸薛子交刑部主事宋君珏行人司正方君
瑛監察御史方君端二教江君珩進士吾君聲皆出
非齋之門且與廷蘭相好也相率祖於東門之外各
賦詩贈予因書其事為叙

送王長史先生得告還嘉禾序

治之道莫先乎礼人之行莫大於孝以礼明孝而礼
成天下治之要道也夫孝莫大於尊親其存也為之

脆甘以悅其口為之輕暖以適其體為之偷色婉容
以陳其心志能養矣非尊之也其歿也為之衣衾棺
槨以送之為之宅兆以安之為之遠豆簠簋以享之
能思矣非尊之也子為士而以上之官官之于為天
夫而以大夫之官官之寵之以天子之命被之以
大夫士之章服錫之以命戮之以器其存也加諸其
身其歿也表諸其墓親戚慕之鄉人榮之斯可謂尊
之也是故人子之尊其親者既得之則思有以保之
未得之則思有以求之保之惟恐其行之或過求之
惟恐其德之不脩夫如是則人為士行而天下化成
矣所謂治之要道者此之謂也携李王先生集洪武
間由貢士興教吳楚南粵教郡歷二十餘年先生行

薦而各優所至以身為教士皆則之考績來京師大
官以為賢奏超遷之擢衛府右長史三年贈其父
為五品官母為宜人先生喜即治石勒其誥辭集
以龍文歸將祭其子塋域之上而尊閣之所以榮
君之寵命而光昭其親可謂孝而能尊其親者矣秋
九月謁告南近紀善方君迪伴讀李君漢古君繼教
授李君倫良醫周君仲芳徐君昌暨予九人即其
第醪醢餞之予與先生同官也復有回路之慕焉夫
為孝而能尊其親固可以為先生慶為治而得其要
道以化成天下寧不為世道之大慶邪

送吾忠恕丞華首序

洪武中予季父傅霖先生由戶科給事中致疾在告

吾氏之子弟多從游時忠恕年甫弱冠穎異好學且
能服勤事師先生甚愛之常欲誘掖使之有戒往往
溢齋及先生再入朝助教國子登翰林為五經傳
士特寄書敦勉之忠恕益自信謂功名可拾取嘗以
麟經試有司屢戰屢北忠恕不以切務為念力然終
不獲僦既而嘆曰天將使吾老於山林耶然此心終
未忘尔中年悉以家事付諸子醵蹕然浮海鄉里間
每從親舊燕集數酌之後酒酣興發雄談慷慨往往
驚其座人不知者皆以為狂而忠恕自若也士初
即位詔求四方有文孝才行卓然出眾者有司方難
其人會有以忠恕為言者其父兗峯族戚勸之仕忠
恕乃詣令自白今大士特即以之薦詔至則入對

以爲考績優等觀政察院今年夏四月授丞簿其
將之官親故集餞之咸謂忠愍予從父之高第於予
爲老於義不可以無言因告之曰古人有言有志者
畢竟成予觀於忠愍而益信之忠愍初應奉時年方
二十歷三四十落落不偶至其老也乃膺此大名
以出夫以位之崇庫資之豐約由於時命固不由於
人不變其初志以求奉其職寧不由人乎哉臣貢夫
臣也承尊官也求所以稱明詔不負師友之初心
惟所志何如耳忠愍勉之予將洗耳以聽焉吾氏居
開化爲大族叔縉爲秋官侍郎叔敏守兗州用溥爲
周府教授食茂承武進用敬爲長垣校官永錫爲巡
尉群從兄弟一時在位者七八人而武進承忠愍

人同母弟也冠纓之盛鄉族罕比云

送杜侍講

賜告還天台詩序

晉孫綽嘗作天台山賦自云擲地當作金石声予每讀之恨其溺於玄虛而遺物理由其無心軒冕託之以寓興耳若論其理則天台居海隅兩間清澗之氣於是焉窮窮則氣盛而不能過磅礴薈積而山川草木之跡怪不能獨出故必鍾之於人先儒嘗有是論固理之常也况茲山之神秀於高無窮於廣無際使得居中州與大都方嶽抗衡當何如哉宜其人得之為瓌奇中正雄偉不亢者矣前輩不及識者未暇論永樂初予及見者李術海正有若贊善徐先生好古匿性寬厚有若長史趙先生李通詞藻橫奔有若

參張先生廷璧才識明斷有若都御史夏公廷簡肯
予所敬畏而願交者三二十年九京莫起後之而挺
然出秀者乃復見杜君焉君於教公居為比隣交為
通家蓋嘗聆其負辟之詔於髫髻中既冠即穎脫而起
以進士賜及第遂官翰林由編脩再遷侍講十有餘
年從容於瀛洲之上沈浸於圖書之府汪洋泳遊惟
日不足脩潔整飭懷不可犯容悅順媚羞置輔類是
以勁正弗回之志溢于館閣竊謂前幾公之為入固
不可及然肯不得大施設以究其所蘊今視君之地
望與時猶霜刃發硯曾未少試所至詐可是哉意者
天台之神秀方將盛於斯時乎何其挺出之不群也
夏五月以宣宗實錄告成宴賓有加復賜告歸

拜家慶以侈 上恩就交榮之祖錢填道義用唐人
韻語分題賦詩以贈授予左東俾奔其意予老無似
辱與壯君良厚樂見其將大用也而序以見志

周繼方文集序

文章本於才而資於學才高而學不足則病於空疎
學博而短於才則汨於陳腐二者不可缺一焉猶匠
氏之為室也尋引既精規矩既定棟桷榮棘之材取
之左右長短細大任其所須而大厦斯構無不宜矣
或當用而無其材則不免於為就與有之而不能用
則必至於枉材欲求其室之盡美胡可得哉夫學在
人而才出於天在人者可以力致而在天者無庸以
力求也既得於天而又盡力於人則所濟無前矣此

古之文章大家者世傳後者未始不同是而致然也
周先生岐陽言永世家也幼有雋才長而嗜學所獲
於天者既富而盡力於人者又倍其功故其文章能
脫略陳腐而不至空疎滔滔汨汨隨其所欲皆得如
意古今諸體詩出入大家不為小成文則汪洋流麗
而歸宿于理類挫抑揚而從容於度以之視古人可
以無愧而與今之作者馳騁上下不知其孰為先後
也先生之子功叙以明經登上第為翰林編脩纂選
至侍讀員外先生平日所著詩文摠若干卷故以擬
金文靖公以故今禮部侍郎兼翰林侍講李士王
公時彥皆為之序先生不鄙復徵予言功叙以告焉
憶承樂初獲交先生於南京時方以國子李王羅為

王官數進直言又作室賢堂藏以示規訓王不能用而疏之仁宗時在春官聞而嘉焉以為長洲教諭再陞國子博士累典文衡多所造士仁宗升遷先生不及用薦起為縣方貴外郎居數歲以老致政年近八十耳聰目明不廢著述而藻思亦盛人謂先生得養氣之助不但優於才李而已

送山東叅議蔡公赴任序

永樂中臨川吳德潤先生為國子司業以身為諸生範而許與甚嚴六館之士非有忠信篤厚者雖文李過人未嘗致其注目而東陽蔡公致道居太李十餘年與先生遊履恩義兼至食息不暫離相易有書幾万卷命弘道整別其部秩而著其籤忽從容謂曰我

家無長物第多積書而已孫不能盡讀尔言頗及亦
後事若與之訣者居數日示微疾以終家素貧而子
且幼弘道以身任其衰事細大弗遺且致戚於心喪
士林由是高弘道之義而重先生之知人焉明年授
刑部交趾司主事以母憂去服闋趣行在政湖廣
司又明年陞四川司員外郎居執法之官數歲待已
特人一以忠信篤厚故下無隱情而人樂其平恕會
朝廷召以岳牧之任為承流宣化之地非有忠信篤
厚之人不足以受寄托乃命公偕大臣合奉內外
之賢者得二十四人而弘道居一焉命下參議山東
會府陸薛之旦親交集而餞之以余辱知弘道頗
稔求徵言夫忠信篤厚士君子之至行也以之臨

身則有益以之施於人則無愧奈何人恒鮮克由之
觀於弘道之所獲奚負我以是護知於先生長者獲
信於朋友獲薦於公卿大臣獲恩寵以致高世豈
不多哉信能固失弗渝孔子所謂齊豹之邦行矣况
齊魯行義之俗哉雖變而至於道亦不過如是而身
先之也

送監察御史彭公省丘墓序

永樂中長沙彭公希益臨川劉公仕茲同食江浙憲
臬二公皆起家名進士受朝廷耳目之寄協恭殫
力以稱職使每旦出坐憲府或退休私第凡可以振
廉息貪貪竟隱德保善之道罔不究切歲時節三品印符
搜廩所部各道分司凡走寄屬如春陽之溫如秋

而之烈如時雨之溫澤畢婚親夢以植嘉穀所部之
內政革弊民用乂謐予時以內艱抱病連歲每聞
二公所至私竊自慶風憲之得人厥後二公相繼以
誣去及彭公復起為御史而劉公尚謫臨清彭公每
對予論天下士未嘗不深嘆劉公之賢不宜久坐廢
棄洪熙改元劉公亦用薦起為天官尚書郎二公之
朕隔蓋十餘年至是復同朝情誼益驩洽予謂一公
齒德日高識見日廣而履歷日以固熟寧得聯鑣
惟按行江南州郡若前日者民其小廖乎或言二公
即復官外臺其慮所及不過數州在朝廷有所建
明則所被者廣余曰不然朝廷天下之都會廣才
之淵數如履歷夕謙張數十百炬煌煌然太昭也即

屏一二炬其煌煌自若也一室之內惟一二炬屏之
則熙然矣今天 朝廷猶廣堂也數州猶一室也分
一二於千百不害廣堂之明而一室煌煌矣其為效
豈不速然然無方以致之也夏六月彭公奉 命南
還長沙拜墓焚黃以榮桑梓劉公請予贈言予頗厚
知二公故特為序其同官之好而致予私願於其間
也

送萊州守夏公赴任序

永樂七年春 先皇帝巡狩 北京 今上皇帝以
吏儲監國事益慎圖治咨輔臣簡拔俊乂不次擢用
淮南夏公景高由儒之闡化令課最第一即起遷知
府事乘傳詣官徧之細民之良無告者有侯之居郡

吏胥無緣漁獵巨豪之家多爲併吞樂趨其合輸賦
傭既畢事退而恬然以安以嬉養老字幼植其生用
弗蕩其其聞者細民之良者與無告者甚便之而漁
獵之吏吞併之豪不得一肆其欲戚然厭苦思所以
擠而去之未有間也會部使者行郡至衢誣以穀十
事据摭無滲漏又囑飛語中傷之竟來治引服謫戍
比隄五邑之細民千百奔屬赴愬乞留卒不得白合
郡士大夫持公論者心亦不鮮乎然無力以挽起之
也 先皇帝棄群臣力赴 今上皇帝即其求臣以
賢或拔於行陣起於沉薈本其廉無不顯擢用之庶
遂以 簡在被 召 命下之日御史仍白狀 上
業知非其情置勿問趣起之至之日繼以之居京師

著意公必復還吾州皆樂然喜曰州民復有父母矣
已而罹守菜缺然大失望行之日祖餞于國都南門
不忍與別奉觴祗獻相顧出涕公亦不能仰視予曰
以郡人私情言寧無恋恋於公乎以朝廷公道言
我失之彼得焉二州之民無異也然而不能無異也
公之誠德久信於衢人復去可不勞而治未信於衆
人於殆至也必勞焉而後有功公其勉之他日來之
士大夫持公論者與細民之良無告者其恋恋於公
也亦如衢之人斯其驗矣

金臺八詠圖詩序送徐大令還閩中

北京旧有金臺八詠海內詞客後先所賦不知其幾
永樂中翰林群公復倡和成什奇麗相角予皆得而

見之至有用其...送別者則予人之見也若夫
祖堯張于都門...而不御鳴騶載於駟車既脂
旆...以將近...而欲留目接其景繪之而成
圖情奔乎去...而咸...所以志別時之難舍與別
後之難忘也君子於交際贈受蓋有取於斯焉然必
贈者有好賢之實受者無過情之喜則禮不虛行贈
者有驚人之語受者知賞音之妙則文不虛負者今
閩中諸賢之饒其令徐君拱辰者是矣拱辰予同鄉
知己友也其令閩之懷安也由士大夫至墮市之氓
愛之同一心喜之同一口九載述職將遠之他邦矣
而階詢之奏亟上朝廷復不忍奪乃增其秩率而
界之還閩之日朝著之顯融者出祖于岐寓金臺之

景盛八韻之章飾以組素列而書之虛右簡以求序
夫撫字心勞令多善治者也臨別贈言群公皆善鳴
者也善治而好賢者愛之若經衣宜於鄭武之躬而
受者不愆善鳴而知音者聽之若流水入乎鍾期之
耳而贈者不負禮文其虛乎哉予故樂為之序而忘
其僭且陋也若夫漢循吏故事為吾拱辰告吾
知其稔聞而景行之言斯贅矣

送自明師赴開化僧會序

靈山寺在開化縣治之西僅三百步許為一邑大叢
林昔之大士開山者把茅坐岩石中有卧蛇役鬼之
異人以其有道爭為除秦薜夷險城輪牙捨傭以作
舍宇後之繼者漸擴而宏之日以盛盛宋徽宗朝有

僧曰脩篁山程待制甚相好嘗為作安養菴
記文載集中

國朝初設僧司官而起宗崇公首應

召崇公去後則雪庭可公繼之可公通內外典長於

歌詩為僧中巨擘以老謝事而慶堂善公栢庭意公

福林賜公相繼為僧官皆靈山所出也去年福林示

寮衆推栢庭之上足曰熹公自明受牒來京師試

中式拜命南歸交游之居京師者求文以送之靈

山予熟游處也有竹樹雲泉之勝樓閣臺殿之美且

稔交其諸宿自初游序序以及於仕宦未歸迄今將

五十年每至邑必為旬月之淹方恨若舊周謝迨盡

後輩無相知者今喜得自明則他日焚香瀟茗又不

憂無處矣自明年尚富溫善謹飭嘗司天竺藏鑰勤

為脩行小司寇吾公雅愛重之聞其膺薦地來甚喜
逢入數致書問云

送徐崇善赴獻縣丞詩序

人之交有氣味相合者即相好初不以蚤莫疏戚歷
論也昔人所謂白頭如新傾蓋如舊者是矣予自宣
德丙午冬謁告南歸始與崇善識面明年崇善來
京師又明年予亦還朝值崇善方寓予舍即不肯
棄去從予舍右購庖屋一間以居與予旦莫不相遠
者五年予毫且拙既不能藝援貴將又不樂與非類
者強顏語笑日一趨王所還歸惟閉門獨坐見崇
善輒共說鄉語相慰藉啖茗談不覺竟日親友至
或更具酒饌持觴勸酬每會必俱年老在客得崇善

相與知此又何啻骨肉之親去年夏崇善當候官銓
曹在解張子行欲東徙而又中輟蓋重喪系祖舍也
予勉之從少間輒來視予款語不能休或幾日不來
必遣家人候問致殷勤焉予每謂崇善一日得官南
北去動輒千萬里後會未知何日及命下乃得獻
縣少尹掌馬政予躍然喜曰數縣去京師不五百里
策健馬馳平陸舟宿可到少尹掌馬政登敕王太僕
歲必三四然則予與崇善非曠時隔歲之別也懷
為之釋然崇善有琴友之行且為琴友之仕于
朝者與之交無不愛悅之予去歲來君崇善未獻
有聲至是悉語以官民之術崇善不樂其事一事之
逸也繪圖賦詩以華其行予因得相別之情以列衆

有若其居官為政之要。雖不損矣。予復何言。蓋國之有良。良者。先生曰。康民。民在。鳴矣。長。民者。能存一分公。道。則民受一分之福。予。較。舉。是。為。善。事。告。

贈醫士周以年

士居下。讀書。學。問。窮。則。致。善。其。身。達。則。無。善。天下。所。謂。謙。壽。者。固。必。行。達。而。後。可。為。至。於。拙。善。其。身。者。苟。有。善。焉。之。心。必。然。醫。焉。然。後。可。以。施。其。德。於。人。所。謂。達。則。為。良。相。不。達。則。為。良。醫。蓋。此。身。大。大。抱。疾。痛。沉。痾。遇。醫。之。良。則。無。枉。枉。之。禍。否。則。顛。連。困。篤。以。陷。於。死。亡。故。曰。醫。者。人。之。司。命。豈。不。信。然。乎。

奇効收神功多載信史唐宋以來迄于方今抱負
燕者往々列貴扶班近臣與他方技不同亦可謂達
矣周先生以字吾鄉醫之良者也祖南仲父起霖皆
以醫鳴以字幼穎異好孝恬靜樂易拯救人急難恒
若不及去年夏予幼女忽夜中惡霍亂吐利六脉俱
絕氣怙々若絲奉家驚惶自分不可療予意欲救以
峻熱之劑莫萬一得生以寧至視之曰溫熱傷胃吐
暴下則脉伏取柴胡黃芩黃連作湯液調丹砂片
腦餌之經宿而瘥今年夏長子患心氣攻痛甚每
一奔叫號欲絕他醫投以木香官桂痛愈甚因寧曰
迺氣不順與柴胡四逆散一服而愈未幾復發
暑身熱方熾以寧自之曰病去矣不藥當自愈也而

果然其治疾審慎取驗類多如此所謂彼善而無
濟終久者吾以寧其人矣所謂古之名迹今之抱
負精藝者一蹴可到而以虛方退然如不能惟日
沈鄉里以活人為務可謂仁人之用心矣予於每
交之久知之悉而德之又深文以張之非敢有逸美
也

送毛仕淵南歸詩敘

武昌中詔徙富民實京師時吳越之民居于南京
同在大江之南風土氣習不殊舟行涉旬可到商賈
百貨滄々順流民便於趨利皆忘其鄉土之窳僻以
樂京華之繁盛永樂年間詔北京設置如南京之
時而吳越幽朔相距數千里隆冬冰合驅大車六

行所載數十朝不能當一艘又且俗至不安其風氣
習俗故懷土者衆宣德以來朝廷休養寬卹日益
漸幸於是南北所產水陸雲集富商大賈四方輻輳
而吳越之民半之蓋由得其所養而致然歟三衢舊
以富民爲慮數千百家惟常山之仁淵氏由初捧檄
居蓋二十餘年未嘗一還鄉里昆弟子姓絡繹供
餽居貨日積應時而需不爲翕張勾鈔而所獲自倍
不幾歲與吳越之富商大賈可以競美而深藏若虛
比治居第於文明門外途聖明來既落成置酒邀鄉
故之仕於朝者相娛樂因言曰親在暮年鄉山萬
里吾豈木石哉謹身畏法恐貽親之憂尔止聞嚴君
多病思欲一覲慈顏而肘弗展也歎歎泣下幾皆爲

之歲動明年戒子姪應門戶櫛舟而南親交歲為之
喜嘗鳴者或為歌詩以送之先祿署丞江星又王其
姻友也來徵予序仕淵謙謹好禮與予居相近交相
給也義不可辭因告之曰君親大倫也忠孝首行也
初不以貴賤大小而有異也居其位脩其職而已矣
仕淵為邦盛民召之授則往後而又能倦、不忘乎
親如此若曰居其位脩其職仕淵奚婉焉世履有履
崇高叨富貴者乃或忘之又何邪予於仕淵而重有
所感也夫章有所警也夫三書以為序

東非齋文集卷之二十

四

陽黃溥選編

四川按察司按察使弋陽黃溥選編
蜀莊經善吉文獻校正

行狀

大明故資政大夫待從在戶部尚書郭公行狀
公諱敦字仲厚姓郭氏先世居太原交城若干世祖
自交城遷東昌之崇邑遷為崇邑人曾大父諱某大
父諱志考諱政寬母侯氏代篤行義某善流慶以及
子公幼即岐嶷不群弱冠游庠序卓然有文武癸
酉以詩經領鄉薦明年入太學後二年擢戶部廣西
司主事甫期歲吉望獻出將軍起遷為三司下車
之始前游宿垢教令一新平易正直濟以寬厚屬

邑之民仰望風吉無不嚮服嘗曰李校書義所由出
孔義立然教化可興故公在郡首以李校書務精
暇輒日至郡李進諸生講經書懇一忘倦中待客危
所至皆然又散贈老儒有李行者為經師懷札之東
陽齊先生趙朝進士老而貧公為其子納婦及卒殯
殯葬祭一不吝且經紀其家不夫禮云城中居人
親死貧者有公葬之蓋之棄其灰於河至東城東門
外復開曠地葬其柩曰義塚今民保迭相
資為差費民頌焉歲旱公齋沐齋于龍祠大雨隨
降蝗生境上民大歡公為文告于成隍之神亡害其
奇神食陽表歲以人此一夕大雨雨禾稼
去年後每遇水旱災人請禱應

心光明正大可以通于神明故也城西有淫祠軍民
歲率以四月上旬椎牛割羊豕作會賽神男女聚觀
填道塞巷公至封鎖其門禁人往來一月方視事忽
風眩作幾仆于地掖入寢室至夕乃甦僚吏數十人
更進迭諫請啓局鑰聽民祠禱公咲曰我命在天彼
能禍福我耶卒不許後亦無恙入服其明有僚佐行
縣取民數十縑緇襪累納之遇公於戟門外公詰隸
吐實命即其坐懸于梁木上每旦出望見輒流汗被
面不能仰視乃痛自悔艾泣拜謝過求改公善曰過
而能改幸也即命去之其待小人不惡而嚴如此時
屬邑令丞各自稱持以庶耻相尚惟恐有小分玷缺
為公所知每歲正月令長詣府賀公設宴于公堂之

後公正席坐褥令居左右席奉觴勸酬談疊或
諮詢風俗商確利病明白坦夷洞見肝膽是以言出
而人信服令下而民樂從不煩程督衆務畢奉治郡
七年教化大行信亦至愛夫人親蠶、吐絲組織成
帶廣長適中廉隅整飭宛然類製成者人以為政治
之瑞永樂乙酉以先任誼誤去郡郡父老數百人奔
走詣闕乞留不得命皆洒泣而去明年廷臣薦
起之拜監察御史陞河南叅政未幾調陝西叅政
後來京師大臣有知公者從容言於太宗皇帝
屬公感疾詔御醫往視之仍賜御藥疾間入謝
帝顧左右曰郭某甚貧命賜襲衣綈幣數日拜禮部
左侍郎兼太僕寺卿仁廟當寧改戶部侍郎兼

事府必急事贈祖父官如公之秩妻皆封淑人獨今
上即位尋陞戶部尚書出鎮陝西踰年薨諡宣德
辛亥四月十一日以疾卒于居第年六十二淑人
李氏生三子曰祺曰禎曰禔文士入道祖其子賜諡
今淑人林氏生二子曰禔曰禔孫男六人諡聞顯天
子嗟悼諭祭賙慰備如恤典公重厚誠篤剛毅明敏
自郎署為郡守符歷大藩至於宰輔勁正屹立未嘗
阿諛為政務大體嚴苛察持身廉介家無長物吉色
伎玩一無動其心公退惟讀書雖在燕私容不少惰
天柱至孝昔守襁時奉先府君先淑人就養曲意承
顏靡所不至隆寒歲暑未嘗以藥服侍側閨門之內
肅然有儀嗚呼若公者可謂不歿屋漏之君子矣其

昔在諸生列辱公知愛迄今餘三十年治郡之政固
嘗目擊及當鈞樞之地料必有所建明而某聞之不
詳不敢妄為之說姑撫其所知者并世系歷官之繁
為狀如右惟大人先生立言垂後必有知公之詳者
願加採擇而補其不備焉

大明故承德郎行在太常寺丞孔君行狀

君諱堯準字則夫姓孔氏世先聖五十五世孫世家
山東之曲阜縣其九世祖諱傳留宋高宗南渡降族
屬扈從行在遂知撫州軍州事因家于衢卒贈中奉
大夫開國男紹興八年賜田五頃以奉家廟之在衢
者兄子端友生玠玠生搢搢生文遠文遠生万春万
春生洙自端友至洙凡六世世襲衍聖公元至元間

深奉詔入覲以數世墳墓在衢去關里遼遠不便奉
祠乃該爵與宗弟之在曲阜者曰治元主墓之授沐
國子祭酒提奉沂東冬校而曲阜之孔遂襲封焉傳
生奉議郎贈少保端巳端巳生奉南岳祠贈少保折
可行可生贈少師文介公元龍元龍生有諫議大夫
資政殿大學士僉書樞密院事應得應得生奉訓大
夫汴梁等處納綿提奉福孫福孫生新會縣尹灘
生思栗字敬道即君父也以君貴贈承德郎太常寺
丞母班氏封安人君為人樂易謹慎才識通敏弱冠
游庠序即岐嶷不群早喪父事母至孝處宗族鄉鄰
傳義循礼無踰典則永梁初膺貢春官入太學未幾
以材選授工部都水司主簿已丑歲三任宗皇帝在

東宮監國事每詢求先聖子孫之賢者用佐以君
帝驚曰聖人子孫安可使處劇司即以君為太常博士
食六品祿丙申歲太宗皇帝巡狩上宗君以奏
事赴行在詔陞君太常丞明年以郊祀天地乘傳
還南京又明年丁內艱服闋調禮部祠祭司主事
仁宗即位尋復太常丞祀神南海上今天子即位
改元君奉勅告祭帝王陵寢就祠闕里遂得拜家
廟與宗族合燕敘昭穆親疏闕里之族無不欣悅
石紀其事留祿月乃還己酉六月二十七日以疾卒
于官年五十七安人龔氏諱淑廉父曰文琰母葉氏
年十五歸于孔氏孝事舅姑睦于宗鄰和柔儉素中
表宜之先是父患羸疾必問而君卒因哀慙增劇于

一月四日至大故年五十二子男三人希綱希經
希綱次二人適王勢賢何遜皆士族孫男生入閭評
認希經以明年某月奉二親柩南還將以其年月日
塋郡之某山並拜請予列其行實於朝之籍紳
先生以圖不朽予念自幼游庠序時即與君締交及
同官于朝以鄉里之好過從良厚於希經之請義不
可辭乃為序次世系行實及歷官出處之繫以俟立
言君子

故開化縣教諭非齋何先生行狀

先生諱初字原紹姓何氏稱之常山人先生世居松
宋咸淳中若干世祖某為常山縣主簿因家縣西北
十里之小溪遂為常山人曾大父某宋國子主舍人

桂坡以文章教授鄉里大父諱某字某父諱汝懋字
子勉俱業儒先生幼穎悟絕人年十三通四書大義
師事三江先生三江早登白雲許先生之門白雲實
紹考亭夫子四傳之孝於性理奧義淵源有自一時
遠近文章之士多出其門先生以里中子與兄祐俱
居弟子列遇有所疑問必反覆論辨弗明弗措三江
每嘆其孝之務實嘗以書經兩試不利復往懷玉孝
易於程觀先生之門元至正庚午遂以易經領鄉薦
為仁和縣孝教諭勝國兵興棄官歸鄉里天祐年
命先生首膺召命授江州湖口丞時僞漢陳友諒據
武昌湖口當敵衝要兵興不時民無定居先生披荆
棘立縣治招徠安輯民賴以完嘗作詩曰披荆創

立縣衙招徠昨屋而三家欲將一片荒郊地種作田
陽滿縣花太傅中山王下廣東先生以督運功陞韶
州仁化令先是韶民不論甲乙悉籍為軍先生至簡
料巨民有居業者俾復其舊田是軍復於民者十八
九皆感激為生祠以彰其德洪武二年以外艱去官
辭疾不起縣大夫強請為邑庠師群弟子執經帳下
者俱有孝行可稱洪武十六年郡復以明經奉赴京
面試中式授巴東縣李教諭湘王聞先生名召至
邸為起居第以師礼事之賜予饌渥嘗命為作小像
王自為贊親書其上有容仁義游泳詩書孝宗侯
洛德重璫璵之語一時從游者皆知名之士至今猶
神先生之孝行云洪武二十六年一朝廷召天下

名儒校經經書先生頂馬書成賜金幣錫宴於南樓
諸儒皆賦南樓錫宴詩先生有曰雲開遠見山河壯
天近長依日月明蒙服其渾雄是年秋復聘為京闈
考官時先生年七十六号非子國子博士錢先生
年助教矣先生性喜言有所論著謂先生以耄期之
年而不忘自治之誠愧遽伯玉之知非斯又愈矣是
冬陸辭太祖皇帝見先生老特命吏部擇近俾
地優養之乃授開化縣李教諭開化居衢之上將之
永頗清秀故士子多好讀書然自前輩先儒凋謝之
後晚生小子張々失所歸開先生至其不自慶有所
憑依洪武二十九年復校文原師歸而弟子亦衆自
各校以至山林之士來迺講下者毋慮數十侍趨上

先生感數邑庠與先生俱以高年碩望道同志
以文奉行義收口後李每與諸生講論自天命精微
之理歷代盛衰之故百物榮悴之情鬼神幽顯之蹟
歷々忘倦弟子經其指授隨其器識高下皆有所成
就至於角雄場屋間如射中鵠每部使者行縣聞先
生名優礼特至至諭浙東西數郡文李耆儒必以先
生為稱首壬午歲江西復聘為主文李耆儒必以先
某日得微疾以小舟載還家諸弟子送至溪澚先生
奉手謝諸生曰吾年踰八十死復何憾飭行務孝底
于遠大以無負啓迪期望之意諸君第勉之衆皆嗚
咽流涕隨送數十里抵家後以五月五日終於正寢
年八十六臨歿精爽不亂猶與弟子江振說易經疑

難處千數至屬續乃已郡邑守令暨六學校官咸
來歸時張先生率諸生即舊館為位朝夕哭涕二旬
復至其家致奠哭盡哀明年某月某日塋于里之桂
坡娶徐氏繼守某之孫女後十四年卒于男三人長
道同次長同次營同女一適國子生江文孫男七人
曰永壽永芳永華永春永年永昌永泉女五人某某
曾孫男四人女二人先生器量凝重平易和樂稱人
之善惟恐不及然遇事不平義激于中怒若迅雷卒
不可遏少頃即悟然舒暢纖芥不留光霽藹然無有
痕迹所謂喜怒不與於已發而中節者也孝友天至
老而不衰每二親諱日必素服跼食涕慕終日自以
平生請言從仕不得一命以顯榮其親每一念至潸

然淚下兄祐早世奉嫂氏踰二十年恩禮如一日其
於宗族皆然先生於性理之學精粗淹貫故其發為
文章深邃幽潔雖輾轉錯綜而端緒井然不相倚謬
尤工於古賦鋪敘宏闊麗而有則古今詩格調音節
動合作者場屋決科之文乃其餘事也平生所著有
孝經古文纂註若干卷傳於世文集三十卷曰經業
餘清臧于家性不飲酒而襟抱洒落風日妍暢每樂
游陟林泉竹樹間與親友醺集唱酬觴詠窮日忘疲
嘗曰酒能陶至性回天和吾恨不能飲然見飲者之
得趣未嘗不惟獎掖後進諄諄懇懇與之講肄必先
以孝弟忠信為本居開化十年殘膏賸馥沾溉後學
至今猶存意若先生者可謂有德有言者矣其書在

邑庠弟子列日侍几杖逮竊得于朝三十年間談
如流電思憶誨言歷歷在耳而元京不可作矣追念
疇昔能無感乎宣德六年辛亥先生之孫永芳由進
士為邵陽令奏最來京師俾予撰次先生世系歷宦
行實將求當代立言君子以傳不朽義不獲辭因採
摭為狀如左

故右春坊右贊善陳先生行狀

先生諱濟字伯載姓陳氏常州武進縣人上世居臨
之樂清代為儒家高祖諱曰璽為瑞安州學正有子
七人其第六子曰可山者因游吳江兵興不得還遂
僑寓常熟之雙鳳里先生之曾大父也天父蓋初父
貞又自常熟遷今居母唐氏先生穎悟異常總角讀

言過目輒成誦比長勵志弗懈嘗以父命游錢塘會
稽從縉紳先生學從者載泉貨隨之貿遷比還先生
以其貴之半購書父奇之嘆曰汝能盡讀耶吾弗改
侯先生自是益肆力其間日夜務記覽聞人有異書
輒假手錄成帙至於研指無憚勞勩如是者十餘年
遂貫穿經史百家之言才名卓然振起東南諸郡會
朝廷脩永樂大典大臣有言先生者以布衣召至
為都摠裁時合內外詞臣暨太學儒生衆數千人繕
閱中秘四庫書浩瀚瑣委先生至則與故史師姓
尚書鄭公祭酒學士幾輦詳定凡例區別去取莫弗
允愜而六館執筆之士凡有疑難輒從質問先生隨
問隨答未嘗舐牀跡抉剖析咸有源委非耳聒口

者可比故一時之人無不服其該博書成曜右春坊
右贊善居輔諫之職十有五年小心謹慎未嘗有分
毫過差去年被命隨侍五皇孫授經九有謚問
先生援摺精詳洞究始末博而有要皇孫亦素聞
先生名深加禮重方將資以啓沃今年夏五月某日
暴中風不能言百藥弗療六月四日卒于寓舍年六
十一前甲辰之歲某月某日其始生也配潘氏子男
三人長格次斌八卒次枯女二人先生重厚脩慎孝
友天至事母太夫人備極色養太夫人嘗戒以無過
飲終身未嘗至醉其宦游京師也以太夫人年高不
能遠養每念至輒歎飲泣教篤二弟底于成士
皆公以碩德長才由給事中陞大理卿再轉而

大司馬事先生如父出鎮交趾歲時書問往來不絕
先生以其弟位列六卿已復經筵清要深懼盛滿弥
自敬畏平居敦尚儉素食不兼味衣無華綺僑寓蘭
闌一室蓬戶蕭壁僅蔽風雨而終日危坐手不釋卷
為文章根據經史必務理勝不事幽藻嘗曰文如耕
粟布帛最貴有益於世不尔雖工奚益所著有綱目集
覽證誤若干卷文集若干卷歲于家病後數日會梓
奉母米省病且革至是復甦瞠目視格母子以手書
太夫人安否字格對以無恙領之出涕被面後三日
竟卒格既畢殯殮事將奉柩南還壙里之墓山乃涕
泣求予狀其行實乞銘于當代立言君子以昭不朽
予與先生有同官之好而又相知義不得而辭焉謹

華川處士戴公行狀

公諱榮字伯顯姓戴氏衢之隱化華州人也戴氏之
先本出微子七世孫戴公之後以謚為姓世居亳宋
至漢德聖兄弟傳禮經為世儒宗號大小戴其後子
孫自宋遷于吳楚實居開化之楓源有諱諫子者宋
端拱間以恩封左迪功郎自楓源遷於溪於公為十
二世祖曾大父諱琛字臨清後由莊溪遷於居大
諱潤字君澤父諱德懋字勉之為學行義隱德弗耀
補雪溪先生公自幼聰敏好學髫髻年從父祖講習
通大義父祖甚愛之為築書室于宜山購書數千
卷定致名師居之俾公二三伯仲朝夕從游故凡

遂可學至元庚辰春雪溪府君為僧人所誣厥時
公方病危疾橫不能起泣語所親曰吾聞子之舅
親之叔也親有急而子不能救是忘其親也忘親之
人雖有其身亦如無有吾敢愛吾身乎即力疾持行
越明年夏始得直聽孤逆族艱苦備經時居祖母
喪所被哀服衿袖盡弊惟存衣領而已雪溪一日病
新瘥坐客館見公風雪中負薪米至直前抱持公彌
曰尔兄弟二十五人皆饗安逸而尔獨若是豈不緣
我耶問絕移時方避見者感動及抵家鄉族咸稱之
曰是子可謂歲寒之松柏也至正庚寅秋公試藝于
有司不利退居養親無復仕進志未幾國余忠宣
公持浙東憲節行郡至開化聞公名即召見問以

民之義公引傳證經援筆千餘言詞旨雄暢余公大
奇之欲辟為屬掾公以親老固辭弗就或曰景司馬
起家一再超遷或至二千石公何拒之深耶公嘆曰
士之窮達有命焉出處有時焉苟慕一時之利而輕
就之安知不為異日之累乎既而入國朝以發吏
築大城且遣實淮右同時遂徵者咸舉其妻孥赴編伍
而公獨不與君子謂公器識明達能辨患於未形歟
武庚戊寅六月適青山親文璧偶中唱百歲不能療
疾革惟壁在側公曰死生命也吾身不足惜亦以告老
親何言訖而逝實是月二十八日也蓋公五十八歲
終時年八十餘仰天慟曰吾鬼行不愧人而天奪之
老夫之罪也作詩哭之詞甚極楚讀者皆為之流涕

二子壻塲既創富卒廢事以是歲冬十一月某日奉
柩歸空華川之後陝從先塋禮也公生於皇朝癸丑
三月初二日配余氏名亮采出處右族有賢行子男
三人長即壻塲即塲家傳以明經辟貳教縣
後用薦起知和之含山縣政尚寬平吏民宜之友
人即璧適青山徐景高孫男七人錫鉉鉅鉉錫鉉鉉
孫文二人系謙系裴曾孫一人演公為人澁重寡默
不事華靡平居接人恂恂如不能言至義教于中則
詞氣慷慨有足感動人者天性孝友輕財好義年八
歲母江氏卒大父閱其艱勤密以白金若干囑其乳
母鄭藏以遺公公恐入公帑以立產業一無所私事
繼母備極色養無異母弟尤篤于愛遠近莫不稱之

所居背山臨流暇則幅巾杖屨徜徉於山水間每風日佳勝酣觴賦詩詞極清麗有高士之風焉

哀辭

逯先生哀辭

有引

梧庵逯先生家毗陵宣德癸丑十月其年
子以疾卒年八十一其子瑞舉進士選入
翰林讀未見之書下中秘閣先是聞先生
生病上疏乞歸寧而竟不果臣是追恨無
及疏謂縉紳先生以求發其幽耀將星驚
而南子聞先生必有大志學行卓過人
曾不得大其施設而僅以儒官致政端始
貴顯而先生大期至矣風木之恨入寸之

必有同於端之所感者予因為辭以哀之
用以紓端之沉痛而勉其孝之終焉其詞

曰

嗚呼先生世胃之華也而志不溺於綺紈壯心思以
有為兮謂世事之無難吁聞驚而自陳兮蓋誤以呈
其疎一也時有利不利兮乃遽然而歸安悅親以脆
甘兮宗族願於朝暮歷中年而張鐸兮示學者以矩
度既懸車以逍遙兮而後生小子猶憑依而嚮慕履
耄期而康強兮孰不祝其歸背而黃者被蒼胡不久
慈遺兮忽乘化以入於無何復有山之雞鳳兮何朝
陽而一鳴方將為治世之瑞兮而先生不又視其大
哉病不得嘗藥兮及不能憑棺而殯外之問忍流

旅兮血淚若懸河而兼注南望以長歸兮城屋而
宵奔得廬以即事兮服中刺以自存念先朝之有道
兮老為善而必果信跼蹐而不忘乎敬國體之道精
鳴呼先生生不能盡用其才兮設有命其在矣嗟
兮而不瞑然安歸於丘園

熊伯齊哀辭有錄

伯齊撫州人少負奇氣壯遊江湖而歸既沒其子士往來縉紳間求其遺稿自
其父之潛德著無不至予讀而悲焉辭以
哀之其辭曰

荷若人兮尚志而好脩安以履窮夢不陳而求探奧
曠兮啓玄國埃所有兮涉江湖以遠遊量材策於庄

盧子少敏中洞庭挹五老之蒼翠兮听九江之清
聲兮天之逸駕兮臨嚴平之往跡兮進退以去來
兮陳忠孝以厚俗索聲懸而屢空兮志靈兮而晏如
胡也人之不諒兮欲界予以束書顧昂腹之野鶴兮
豈然麓之可利它脩鱗於沮洳兮信涸魚之立待寧
肯車而秣馬兮避煇繳而遠舉曠十年而始歸兮見
蕭然之環堵稚子趨蹌以候門兮妻孥迎而欣之樂
牽縻之既解兮豈不足以忘其賤貧菑述難之甫定
兮方弛擔而息肩胡壽命之不長兮仰中路而殞旃
達人詠已先覺兮樂乘化其憂疑遺孤子之其未植
兮涕浪之沾衣閑弓冶於稚齒兮馳信譽於縉紳
附青雲而高鶩兮耿潛耀其弗泯我懷詰人兮日遠

以遊詩以寓哀乎昨于世

姚慶士哀辭有序

宣撫庚戌八月某甲子三山姚公卒于家其子銑仕
于朝為給事中計聞即君室為位哭盡哀予往唁
之銑拜且泣曰銑弱冠時先君俾就學庠序命之曰
棄爾雜言勤事無積以毋忝尔生暨登第得旨歸觀
則又曰志士慮早得尚毋忘進又以求底于遠且大
者逮列待從之下貽書戒曰汝自慎畏其于老昭
恩榮所被尚及見之斯幸矣嗚呼痛哉今已不及
見矣終天抱哀局其有極因哽咽不自勝阻鎮曰先
君孝友天至敢陸宗州聞善勇為日惟不足續書
文不淫章句而理趣自足意適閑曠此終始之

一再徵唐卒以疾免晚厭城市更營別業有竹樹泉
石之勝旁置腴田一頃雜藝活累嘆曰吾老衣食於
是足矣因號耕雲山人以見志先妣葉氏懿德婉美
朱先君卒業已塋郡之仙宗鄉行將奉先君之柩而
合窆焉痛惟先君備孝弟之行樂好善之誠且踐于
耆順抱體用之學安澹泊之志屢列于縉紳而竟虛
其應是造物者胡然而尔耶銑所以沉痛而益悲也
先生尚哀而為之辭以發舒先君幽耀而踐銑無窮
之悲往者有知庶幾其奚憾言訖涕泗交下予不敢
辭按妣氏先河南人因宦家閩代為士族八世祖于
木江宋為國子祭酒父為有隱德郡稱長者公諱德
用恕其字卒年六十一辭曰

松栢並生兮其土拂雲或為梁棟兮或摧為薪杞梓
連抱兮同出下爨斷則琴瑟兮棄則溝斷材豈有異
乎實係其逢詰士知命兮安于寤通吁嗟先生兮
則孔良學務理明兮才具衆長明為不售兮急疏棄
退翩然竊藥兮以寡尤悔歛茲中抱兮寄於一丘雲
泉結盟兮松鶴與傳素可蠶兮土宜稼次食足兮又
閒暇心無係兮耳不聞新不取兮遺子孫飛來之山
兮仙宗之鄉全歸有室兮其配又良行看錫命兮
貢于文堂命雖不遠兮汝有耿光往者隨化兮存者
不亡推較乘除兮豐約適當勉督終始兮抑哀自強
禮有中制兮心固難忘

黃母王夫人哀辭有引

少儀黃公遭母夫人氏之喪偶坐馬前
得以時即義事後雖至高位恒抱終身之
戚子乃即公之志為辭以泄其悲用紆公
之戚夫其詞曰

夫何慈母之奄棄兮屬受子之遠遊念生身之孔難
孝抱終天之隱憂晨往哲之孝履兮將無地而追光
參養志而請與兮承承權而詐仆由盡思於菽水
春不忘乎跽步儼前武之可蹈兮予何為獨不然履
危途而致患兮返貽慮於暮年日靡以云邁兮夜
浸其何其撫耒榆之夕陰兮盼西嶺之落暉草心
鬱其未將兮風木懼乎無及睇飛雲之愁揚兮徒揮
涕而佇立孤鴻翔於寥廓兮巨鱗沉乎海陬

之歆問兮絨尺素以無由心搖以懸旌兮目曾以
以何暄聊假寐以夢歸兮竟後一增予之懷楚物華
逝以非遷兮陰沍釋而陽舒太和源於六合兮紛總
總其啡噓眷老成以求舊兮誕錫予以好爵奄悲風
之傳訃兮方寸亂而神愕跪陳詞以解組兮載輅車
而星奔仰慟哭於鄉山兮復呼號於里門踴躍入下
寢室兮惘惘出乎戶庭聞悲訓之罔聞兮號音容其
何所氣將咽而復蘇兮力欲躡而強持思頓生而過
毀兮慮嚴君之耄期俯玄廬以即事兮湛恩波之
汪濊封馬鬣之喂哺兮植麗牲之壘巖掩泉扃之白
日兮奎光燭乎九地諒餘慶之綿邇兮服寵靈
於世之亂曰哀莫哀兮隔死生榮莫榮兮庶令名哀

先生心無窮

付與古人莫與京

一齋記先生

詩

一齋先生之歿必保黃公實誌其墓稱先生與善安遇執德不回志慕乎古人而行超乎流俗蓋古之所謂行道而有得者惜其不少試於時而獨以其所蘊者發為文章以寄後於林泉丘壑間而已也其亦命也夫先生之子雲彙進士以文行有譽縉紳間方嚮用於咸時則先生所以自膏而昌其胤者亦既厚矣為之誄曰
嗟乎先生行足以飭其躬文足以秀其中胡命之不逢而獨使其發為詞章以自鳴其不幸而大篇短

章好寡而春容正吉微許逸駕遠矣庶期先生追古
人之風蓋有德者必有言豈獨尚其辭之工吁嗟事
先生聞道守一不西以東故能猛虎畫伏鬼神夜棲
避短以左而不罹禍况是豈人力所能致天實佑之
由德之崇吁嗟乎先生人莫與同有子讀父書際時
之雍維寄必豐維塞必通吁嗟乎先生令名無窮

大明故左春坊左贊善贈太子少保謚文

肅徐公誄辭有存

洪武壬午歲寔始來京師天台徐先生好古時方為
太學博士與從父傅霖翁同官甚相好故寔得亟見
先生引接良厚永樂二年仁宗立為皇太子妙簡
輔導之官先生由太學入為春坊司直寔時忝以

林官屬進講經筵獲與先生朝夕同事既而又兼
同僚寔嘗視先生為父行而先生謝弗居遇之益親
後寔以母憂去官已亥歲復采京師值先生病已篤
聞寔至強起衣冠二子哀之坐出酒饌事寔亹亹談
別後事爽然若無疾者且曰老夫却粒已期月日唯
飲醇酒一爵今日見吾友當倍之復再舉爵一飲而
命二子為寔引滿敘行既醉辭去將趨行在先生送
之及階執寔手謂曰吾亦當考績計不能北上幸為
我謝故人前途宜自重吾與子訣矣因嗚咽泣下寔
亦不能伸視明日登舟而先生竟卒時十月二十一
日也 仁宗在東宮深悼痛之自製文一再遣官諭
祭且將褒其遺文梓以傳甲辰秋即 皇帝位首品

贈先生太子少保謚文肅建祠墓下 勅有司春秋

有事復四家丁役以奉祠事嗚呼先生以純粹博雅之學動正脩潔之行和而不可同謙而不可踰所謂有德有言者矣雖不及柄用以大其施而當儲君毓德之日能以聖賢治心脩身之道引翼取信卒光身後之名奚負所學哉先生之仲子衍受辟為邑校官奉公傳東里先生所誥墓誌示寔捧而讀之九京莫起益增感慕乃述其行為辭以誄之曰

天台之山上應列星俯挹渤澥高抗青冥扶輿孕秀夫子是承穉齡卓尔弗詖弗傾初游郡庠具曰老成論為秀士首詔賓興實華彪炳六館蜚英繁耀震空忽見夜明萬范同鑒勁松獨貞司成嚴厲與莫敢撓

學徒千數畏若雷霆端、揖拜慄跼矩繩夫子來觀
煥若釋冰開顏霽威如融解醜實由德孚孰曰竟迎
錫將分教士有軌程範鎔來秀若冶剖銅太學三年
盤豆味經濟、多士下、在庭悉屏糟粕浥以醇清
儲皇毓德簡畀至精瓊琚玉珮峩冠影纓引翼惟
瘡沃惟誠夢塞多岐示之中行言出則俞有歌斯賡
明良直邁宜作股肱胡不憇遺溘焉遐征哀訃上
聞痛倬矣勝諄視賻遺終莫靡情追于踐祚哀
贈首膺秩崇師保謚錫嘉名尊軼三老際重五更享
祠聿運卦茲載營麗牲有碑玄堂有銘樹之松檟猶
以幾暨歲時有事帝命使令牲肥酒香醴降五登
薦裸興頌有赫厥靈玄液下滋幽光上升裕其孫子

以及後生嗚呼夫子孰與抗衡疇昔奸言遼邈九京
光風霽月想見儀刑爰述衆美寄之哀菴有不知者
庶幾可徵

薩孝子誄有序

士固有垂令名於百世之下者豈皆功烈爵位之所
致蓋亦有行義卓然不可泯者矣如是而布衣之士
儵諸身而付命於天者寧無曠百世而同符者哉吾
求諸今之人得薩孝子焉孝子先世北庭人考仕元
為福建行省檢校因家于閩七歲喪其父中罹變故
家業亦廢至採拾以養母體無完襦而母之脆甘裕
如也人因以孝子稱之幼從其舅氏學方嚴純正孝
子有所型範而酷似之卒為善士觀其母疾之漸額

天求代而獲甦里有旱害火災為衆請命而輒聽得
遺囑於盛園發廩金於餘地必求其人所歸之一毫
無所取平居急病謀之避名底勢擇交慎習舉無惡
於志若是而使其令名垂于百世之下視百世之上
奚以規矧又有賢者為其後耶詩曰

嗚呼孝子久之行莫大於孝而獨服此嘉名由其時
之至也故實不負其所稱少也不天思服勞以養母
而可立報一已不堪其望寧於母常若有羸自給則
之以養則裕人所難能母病且革呼天而屏營既絕
復甦神言可憑雖死因於枉席猶幸以縣其餘齒衣
裳寒燠藥食鉅意悉抑病瘥扶抱寢興終日竟夕不
出戶庭常前之漸澤溥漫之餘滋必夫婦躬承繼有

御者莫敢使令三十四月卒以大故毀瘠骨立幾不
欲生終天之痛弥久弥切一言反母涕泗縱橫嗚呼
孝子順德訓於鄉俗至行遇乎神明是故槩棺則
儆滅禱旱則甘澍零拾遺必歸棄金帛受甘窮約以
居仁由義餘求諸古之顯士抑何重輕嗚呼孝子今
雖已矣而鄉人尚願其儀刑天錫賢子文苑英華
瑞朝陽為邦家之禎聞訃號絕將望星而泣發幽耀
於私誄用辭其哀之不勝且以備夫太史氏獨行之
禮

禮部左侍郎章公誄并序

公會稽人也永樂初舉進士與同年二十人久居
館閣以博極羣書益培涵養卒成大器疎恩異數

罕克比倫初擢秋官屬遷考功司封郎中起拜禮部
侍郎累轉皆在要地公警敏絕人而好學不倦自入
官以至高位少暇手不釋卷深造自得本素宏闊故
其文章政事與位日新在法司時嘗呼反大獄活千
百人及操熙陵之柄一循至公未嘗置恩德於下至
於貳春卿亦調受歲文之事尤所優爲出入古今損
益時議與太宗伯協恭洽禮以贊至和號稱得人宜
德中嘗再使交趾履反側之境能以至誠大義折衝
其邪心使齋亮之俘惴然知朝廷之尊而淫靡
檢諉之計銷沮而不得肆又嘗以田宅事囑命往
諭晉邸開心見誠以宣昭上意既不失親之恩
而王之愛戴永無間之幾端永國體所係不

輕公皆談笑處置於尊俎間不動聲色非學識過人
者不能他如孝友之行交友之義輔理之才有不待
言者矣嗚呼公年六十有二髮雖蒼然而精力不
衰正須老成人居廊廟之上以光輔 國家儀刑後
進縱使公以耆願列台鼎又何為泰而竟止於斯邪
雖然公以儒素起家致位卿相德業位望足以光前
耀後如此大後哀感第以壽交三十餘年每承不以
棄於時是鄙相見輒相禮下且為知己自顧遲暮蹇
拙相知者幾人而公又往矣此情之所以不能不
悲也乃涕泣而誄之曰

嗚呼章公學之豐德之崇其位也高而又克享夫
壽之中寧不係於所逢時之山鏡之於有幾人之幽

官全而歸之善始令終垂裕於無窮予又哀悲嗚呼
章公

適安張先生誄有序

適安先生姓張氏居四明之慈谿承祖父世積之善
合族以居克敦睦其家必從鄉先生讀易知進退存
亡之道安於義命不驚吉利惟酷好為詩歌以興實
性靈情景俱到致思幽遠他人莫及也嗣子楷穎而
絕倫年十八領鄉薦先生色喜謂所親曰日者推吾
所生干支日時謂歲在庚子當不祿今及見吾兒有
成幸也已而果然楷舉進士為御史先生得推恩
贈官名公鉅卿為表志其墓楷復哀其遺稿得詩若
千卷將鐫梓以傳先生之令譽既足以垂諸不朽而

惜之才名方銳進未已將救世之積於是焉發之無
疑矣為辭以誅之曰

嗚呼先生明於易之道故無悶無悔積善以貽後之
人餘慶斯未艾不獨昌其詩也已矣

龍非齋文集卷之二十一

四川按察司按察使弋陽黃溥選編
蜀府紀善吉文聚註校正

表誌碑碣

汪氏攀龍鳴許表

宣德中詔有司訪舉賢良方正之士縣各一人以
禮敦遣計偕吏部開元汪玘孟良應徵來京師謁予
請曰吾祖之墓在縣東五里永吉里之攀龍隔吾伯
父吾父祔焉墓上之木拱矣而幽耀莫啓顧玘之無
似思欲効分寸以圖光昭而力有未至先生幸知予
父祖甚悉願得文以表諸阡使後世子孫登墟壟而
念先德庶幾脩身慎行毋貽祖宗羞先生之賜也因

再拜泣下予因念早歲游庠序時獲識其大父而交
其先入兄弟今又見其之學行文藝超出等夷光榮
在近求發其祖父潛德蓋不得而辭也按江氏由新
安徙開化十餘世代有顯者其之祖諱寶字世琬誠
篤人也不驚利達知足安遇以樂於丘園鄉里稱為
吉人洪武丙子正月一日卒壽五十六配潘氏邑右
族有賢行永樂己丑正月十六日卒壽七十一合塋
攀龍陽子男三人曰熙平曰采芹曰椿同女一適張
以明熙平字茂安采芹字茂英為人皆爽朗秀異獨
涉書史於古律算幾圖繪筆札之事不學而解性氣
和婉未嘗見疾言遽色孝友之行鄉族稱之洪武中
茂英誣于仇家謫戍南徼代還生珙甫四歲辛巳六

月二日卒于家壽三十七 配鄭氏後若干歲卒別塋
縣南之規頭塢 珙未成童茂安爰育之踰於巳子策
勳敦勉以底于成立永崇庚寅正月二十七日卒年
五十九 配江氏子男三人 曰冕曰共曰琛 女二適方
克寬後救歲皆合祔攀龍臨從先塋禮 珙於從昆
弟式好尤篤居京師再期環服勞事之於旅寓恭謹
無情容視相猶競爽者不侔矣嗚呼汪氏之緒遠矣
逮珙之祖父行義有足稱者而隱約沈晦略弗究其
所施豈造物者故啗之以利其後人必有承之者矣
在珙可不勉哉為表其阡曰維攀龍臨為汪氏之塋
父子同域昭穆式序草木沛之生氣 珙等餘慶斯永
父尚餘于世之勿替引之

羅文道墓表

吉水羅文道以于役寓北京永樂戊戌十一月十八日卒于逆旅年五十五其子伯初為陽江訓導以賜書詣闕謝遭父喪乃銜哀負骨南歸某年月日葬長沙之寧鄉從先塋禮也服闋陞諸暨教諭進士俞君弘毅諸暨人也伯初致書弘毅求予文表其父之阡且曰某慕先生之名能文矣願東於微秩不得躬拜以請君尚為我謝不恭之罪幸而弗拒君之賜也予不識伯初弘毅為之亟請文以益力予蓋不得而辭焉遂按故翰林編脩袁府長史周君孟簡所撰文道墓誌稱其負氣輕財好與勝已者友年十五六即能服勞幹蠶以佚其親曲意順適務悅其心

家人視爾則餒焉平居恒自足而忘人之勢有勸之
仕者笑而不應惟刻意教子伯初甫弱冠即為貢幣
遣從鄉先生授經及領薦為儒官文道喜形於色謂
所親曰吾家文獻中微殆將百禩今吾兒復齒士林
有所付授矣班資崇庠固不足較也自往陽江視之
敦勉以務學脩已留數月而歸臨別謂伯初曰且落
筆吾歲運當阨於降婁之次信符其言親老不克終
養三喪莫舉孤姪未能自立續脩家乘未脫稿此皆
吾平生寄託之重常係心膂者小子識之遂父子相
持以泣曰吾平日惡人作兒女態今付汝情事不知
其涕之所從出也觀者為之感愴文道卒伯初遵治
命唯謹羅氏始由長沙從豫章再遷永豐十傳為吉

州教授行初又祈居廬陵七世曰重道雖義兵從文丞相圖與海帝就始避地吉水號養晦翁自養晦以下至文道六世皆不仕考曰毅然姓李氏毅然號澹如水翁行義甚高竟浮沈以沒故翰林學士曾公為銘其墓配彭氏後七年卒子男三人長即伯初次紹初次思初女一人孫男若干人伯初未仕時甚為故翰林學士解公所器名遂大振表曰嗚呼文道若之行教于家剛介之志聞于鄉而終以窮而沒命也夫有子圖為光昭將不失其令名矣是終不窮也君子豈謂命哉

大明故夏邑令徐先生墓誌銘

先生諱敏中字彥和姓徐氏衢之開化人徐之先出

於柏爾至遷王誕亡走會稽子孫散處吳越間以
為氏族大且蕃先生世居開化之託川曾大父仲輝
大父德三考諒卿世篤行義肥遯弗耀先生幼穎悟
年甫弱冠能通諸經章句作為詩文流麗典則嘗教
授鄉里行輩推尊之天性至孝母王氏有疾飲食不
御酒肉晝夜扶持衣不解帶湯藥之奉未嘗吝之家
人毋改執喪過哀獨養父八十餘先意承顏惟恐不
悅其心志友愛二弟怡、如也教諸子嚴而有方於
宗族尤盡恩意內外姻黨舉無間言洪武辛未邑大
夫以學行薦授江西清江簿在官三年政令脩舉下
無隱惡時翰林編脩張美和致政家居有重名於人
不暇許與而亟稱先生之賢後以事謫西夏尋用知

者薦陞山西夏邑令河東風氣強勁俗儻悍弗易馴
先生遇之以誠民咸服其化官滿朝亦歸遮道
留車至不能前歌謳成什號曰凍水民誠與論之
會吳中水災遣從大臣董治其事能盡力設方畧為
民經營事竟還朝例授交趾官先生得感化縣主
簿地當銅柱之南屬民新附不易為理堯生因其土
俗為化民用弗擾永樂戊子八月二日以疾卒于官
年六十二配程氏邑之名族有賢行後先生十九年
卒于男五人慶壽慶室慶福慶全多孫男十人女二
人曾孫男若干子於先生幼有從游之好故先生來
京師多主子舍其去交趾也余適在翰林祖先生為
都門詩觴引滿慷慨許國及抵交趾即以書道安

余意其老當益壯而竟止於是命也夫諸子以
塞未得即歸葬乃卜日招魂葬衣冠於里之某山
氏祔焉銘曰窮則持達則施位弗羸德何罄中趙
趙緣救奇天萬里呼其悲

元故雲中處士太原王府君墓誌銘

奉議大夫同知衢州府事太原王公某奉命來治
衢未幾年政適寬猛吏民咸宜之譽聞碑然以書其
久世風教不能良行思欲一拜下風而不可得聞
其大父雲中府君行實碑其銘其墓遂敢辭故王
氏之系有太原琅琊天水高平杜海等郡事奉
實清出周靈王太子晉之號而太原之
晉隋唐宋元間代有偉人秦如咸烈
後先

世祖後自太原遷大同遂為大同人南遷某年某
重天父某大父某考某累承孫某某某某某
門以廷府君厚其深涵益大以延府君某某某
易趨義急病恒若不及中表之臨侍焉某子孫佩
服庭訓聞闕之外舉無遺禮年某年某月某日生
某年月日卒某年月日葬雲南七里村配馬氏懿行
儷美相內允塞子男五大君仁厚義居禮居晉原孫
男若干人女若干人府君常以大同地苦寒樂晉陽
風土之美欲徙居之未果卒後若干歲原始遷居晉
陽九原之龍岡遵以命也奉議君原之冢嗣由庠序
弟子員承某年某月某日某處某處某處某處特
起授今官惟某某某某在晉公抱文武忠孝之才以直

道許時若時相位天下缺望至其子文正公遂相真
宗於景德祥符間榮享福祿二十餘年相業之隆甲
于當代若子謂其脩德于身責報于天慶王仲承世
澤益務栽培必貽厥後乃至奉議君發軔儒冠即廁
大僚懋樹厥績循是以陟樞要光薦前烈復何難哉
是宜為銘銘曰 猗歟德符相門之休浩深源駛慶
緒聿流其流亦長益晦益藏弗耀其芒闡然日章雲
中之璣馬鬣深之幽光不渝厥應豈虛既固既安利
恭孫寸克順克比先公是似

蔣信誠壽藏銘

予嘗游金水之土抵蔣君信誠之居留旬日始去宅
南有山曰茶園群峯列秀如鴈鵠翔峙一水縈抱若

缺木石暢潤氣勢豁豁石匪逶迤而土至山之半夷
為平丘有山昇隱然起丘中下可布席列坐信誠與
予遊隙至其處遂出酒飲予酒半起執爵告予曰某
年踰四十望外之求舉弗與念第欲即茲丘營全歸
之所冀成終未老之日先生幸知某甚悉願乞一言
以紀其世系行實將銘之墓門之石俾後之子孫登
堪壠者幸濯磨德訓而讀之必有以興其孝弟之心
庶為善光力以光昭前人則先生之賜不既大且久
乎予不能辭按蔣氏衡望族也并澗先生諱芸稼度
宗朝進士第宋亡不仕峻節高世學識墳出入右
懷王鄭先生復初為銘其墓至此之漢中公云并澗
生伯墨伯思生公遠公遠生仲良代洛清白拔裕其

家業仲良之子對淵和易平互不事表襮信誠其長
子也名尹名性謙謹有恒應舉勤敏與物無迕好尚
儒雅禮接賢士大夫惟恐弗及在宗黨姻戚間罔有
踰越中表趨之尤先公家之急不避勞勩嘗代父執
遠役冒險阻躓而傷肱父歿執喪過哀既而泔糝弗
往百里外迎致相地者下峻阪馬逸墜崖下折其二
齒幸不死益悲愈勵弗懈卒獲卜吉塋且有期謂
其所親縣州學訓導晉禮曰先人之行泯而無聞不
孝之罪大矣乃俾狀其行實匍匐走京師謁銘于
前中允廬陵尹公彥謹彥謹當代名士慎許可嘉其
誠特為著銘歸之信誠歸于外家酷為外祖所鍾愛
外祖歿念之弗置圖其像禮焉恪於奉先歲時有事

一遵考亭家禮復割田籍其入以供費戒飭後人世
守無黷配徐氏出邑右族賢而有能相夫子綜理家
政內外秩然益用饒裕于男四人曰義曰熙曰淳口
厚女一人天祐諸子皆服庭訓彬彬稱其家兒也銘
曰卉木蒼々溪流決々我營營壽歲于山之陽聚散奄
忽乃理之常達人大觀其矣害傷目視手營及我康
強山高永長百世其昌

天童玉霄宮碑

衢之開化有為老氏之學者曰王公復初以其道顯
于元時上清嗣天師開公名敷禮致之多所咨訪郡
邑守宰以下仰之若神明水旱疾疫輒求救無弗立
應所居之地曰馬金有山曰天童實公脩煉之所遂

作宮於其旁以奉至真里姓張氏捐所居之宅俾拓
充之遠近之人無貴賤疏戚咸樂為致力既成天師
為請于朝詔賜額曰天童玉霄昇號明遠冲道通靈
法師教門高士郡守焉昂夫及翰林侍講黃文憲公
俱為作記勒石于觀其徒方善淵嗣公術尤顯又善
成其志益用完美公羽化後十二年而從孫蘊中實
為玉霄宮道士又明年宮燬于兵碑亦隨殞蘊中夙
夜圖回思復舊觀癸卯重建殿堂庠序門廡列構俱
成益市美田入公帑以資歲費於是棟宇飛甍之壯
金碧像設之麗暨脩息之室百頃之具視昔有加焉
洪武十五年蘊中承 朝命掌邑之道教事永樂辛
卯以禋祀至京師來謂予曰蘊中所居天童玉霄宮

先神實始營之類當代名公雄文大篇以紀其實記
美垂耀莫于永矣中更變故湮滅弗究茲幸室宇復
舊而記石未刻願竊有請也某不敏目非角時聞鄉
人父老言復初公之神異恒想像其灵蹤高標於丹
霄碧雲之表而不可得今幸獲知蘊中願文詞不足
以追媲前人而中之克紹先志弗墜而益大者不
可無述也若其道受之師得之心而見諸行者某不
能知不敢瀆言也蘊中名宗本以字行年踰三十願
知隱丹其亦有道之士乎我繫以詩曰 希夷鴻蒙
孰究始終一氣之融焉假有宮彼構之穹彼相之崇
聿瞻其容以一厥衷作始既正齊而復隆弛張塞通
祗繫其逢有符于躬不諧而同巖、天童斯設夕繡

知之宜以弘道宗以示于無窮

重建願真宮碑

道家宗老子學其源居中夏九之一太史公序六家
言惟尊尚道德謂無成勢無常形而能究萬物之情
不為物先後而能為萬物主蓋以其道玄默清淨不
撓于物而物無不治也後世乃無榮辱以交神明魏
晉而下多見信重至宋為極盛貴戚大臣無不提點
宮觀食祠祿重視齋也 國朝損益前代之制恢弘
中正用垂示永永洪武十五年 詔京師立道錄司
掌天下道教而府州縣皆設官領其徒置叢林居之
願真宮在開化縣治之北鐘山之陽元季兵燹舊宇
就圯像設亂昧廊廡庭址鞠于荒榛知事者相繼徬

故帑無歲蓄廩歲日出既營度無經衆亦漫逸日以
不振太原王君蘊中會玉霄宮拜道會官之命以是
宮近在邑治為義恭處衆笑宜乃宅材鳩工即故址
更新之易址為穿欄坡榛為廣庭飾黝昧為丹渥用
以揭虔安靈又別作門無為宴寢庖湑之室且有成
緒籍其歲之故入而增拓焉於是正至今節天壽
祝釐咸便於趨事衆說而歸之則相與謀勒石以紀
其實用規于悠遠王君之從祖曰希有先生得至人
之授妙契洞合在元之中世其道大顯君獲師承之
秘益自脩治無熙沖和播弄元氣其自得之妙人有
不可得而知者應世之迹特其餘事尔先正謂老氏
之道可以煉真可以治人相若信矣夫

清源法師墓碣銘

清源法師羽化之四十年其徒應玄以種德來
竣事將告歸詣予於明曰吾師棄諸從再閱春秋而
未有碣懼無以白於大善而貽諸後人先生幸賜之銘
將以圖不朽焉辭曰我徒遂按狀師諱景暉字晦明
徐氏衢之開化芹川人也徐為邑右族世襲盤組
大父申之元翰林待制與吳興趙文敏公為交大父
堅父鏞皆積學行義為鄉人儀表師自幼好黃老言
於世故澹然無營生一弱冠遂入玄妙觀為道士久之
盡得其師之術能呼召雷雨役使鬼神捕逐魑魅無
不立應遇旱疾疫郡邑守宰爭迎致之所至輒有
奇驗遠近神之縉紳士多樂與遊焉因初先墓

在清源觀遂徙居之仍奉祠事因自號清源道人性
冲澹簡靜博學能文又方通星史卜筮九流百家言
尤邃於醫明寶氏流注鍼法多畜善藥見人疾病輒
圖救之未嘗責其報后一小樓設石榻其中芳羅清
玩終日危坐客至則焚香瀹茗或出黃精於花以啖
客談談塵人恠其同語而曰吾道豈異於人哉遇得
意則綸巾鶴氅曳筇竹杖以看雲淅淅出谷壺中或聽
泉坐松下移時不返問其故客曰觀動物無不化
幾吾道不外是也素強壯無疾一日覺小不平轉時
語其徒曰某日某時吾當去取差幾背筆識之又命
作木主自署其號曰吾神已徇於是木矣至期精神
不乱脩然而化矣永樂甲申七月十日也生於元祐

六月十又九日年六十有七應玄以是歲某月某
日奉遺蛻寔于里之橫溪山陽弟子二人應真今為
神藥觀道士應玄應常住清涼銘曰 太和希夷
齋化機二氣厥降孰有主持吁嗟先生誰為之師既
扶其闕復探其微返真而順不失指歸乘飈神遊乍
合乍離我作銘詩用昭不迷

蔣生壙銘

蔣氏于永安性穎悟垂髫時讀書細校中已能通大
義所居在學宮之旁弗與街坊群兒狎嬉端謹脩潔
知事親敬長無違禮年十六會大父文良為構訟者
所引逮繫憲府永安力請待行文良在獄中得疾事
既直僦舟南還厥疾增甚時方向嶼舟臨厠蒸鬱耐不

可居永安晝夜扶持備極艱苦衣不解帶目不交睫
至夕輒稽顙籲天求以身代同舟之人無弗嗟異之
未至家五十里文良竟卒痛哭失声及抵家即感疾
蓋素為綺紉子且年未壯既柔脆不住勞又抱哀戚
卒致危憊不起將死精爽不乱執父母手與訣出產
琅琅父母頓踊仆地又徐慰解之曰壽夭命也第兒
自生身之恩不能報尔老親棄自寬慎勿過哀以戕
生兒有知日愈不能瞑矣言訖而絕人莫不痛惜之
余昔在邑庠永安孩提中娟好靜秀眉目如畫眉
璵玉雪可念及宦游南歸冠且成人矣予歸市樓教
生徒與其居相對即負笈從予游解執經問難夜分
忘寐余久病殆將為煎調藥餌時即懷寒慙、為必

備予甚愛之方期其為長器而竟止於是可悼也夫
洪武甲戌某月某日生永樂庚寅五月某日卒景年
月日葬某處將邑大族先代多以文學行義稱于鄉
父敏中母魯氏元進士桐山先生之孫女永安無他
兄弟酷為父母所鍾愛既死父母痛甚幾不欲生每
視其兒時玩弄之具與常御器服輒悲號累日弗輟
吉迺者不忍聞敏中泣告予曰先生厚愛仁兒過厚
今無及矣葬且有日願為志其壙予亦悲不自勝既
志之復為之銘銘曰 麒麟死驚塞壽樗櫟連抱祀
梓初銳者速化鈍者久造物予歛胡可容某山之原
有培塿水深石潤生氣昇尔安居之慰尔父母

大明故僧錄司右闡教非幻大禪師塔銘

在元世烏石傑峯禪師以大悲覺開演空義編承
信器弘示道宗其言流布遠近雲集教益百千入室
上足亦數十人并幻水師其一也師字無涯族姓吳
氏信安浮石鄉入母初娠父夢明果長老肩輿至門
訖之夕復然因名之曰原僧幼即脩然出塵初學識
字日課金經一過信嚮堅定父以夙有夢符弗責
其志俾入烏石山後傑峯為僧初入門傑峯問何處
來師荅云虛空無向背指寺鍾俾作頌即口占偈云
百煉爐中滾出來虛空原不着塵埃如今掛在入頭
上撞着洪音遍九垓時年十二傑峯大器之即令祝
髮居廬下躬服勞勩弗懈于始究竟積久凝滯將盡
游刃有餘所向無闕遂受印可杖錫遍游大方扣著

知識遇廢終餘獨發往往往屈其行黃志開浙石宗門
稱其筆為中年極處之遂昌縣建系泉曾與日與其
徙其師之道簡易剴切從而歸者如水磨下至不
可近焉歲去生斯安之祥將晚年始歸三衛任天
寧寺師子超繼化遂昌時亦來願力弘深緣集集
所至寺皆振起廢為之一新永崇丁亥初太宗
文皇帝有皇子長陵建正有言師精於地理學者
徵至八對稱旨意大加禮遇即授欽天監五官
臺郎賜七品服俸食事二年將大用之師懇求
願有為僧遂擢僧錄司本職教住南京碧峯寺明年
得金帛還三衢登壽山巖教祖師塔下拜二親墓
兼其族而饗之復還壽山寺時在春宮雅教師之

通律住持灵公寺 恩遇法華寺子閏正月二十八

示寂時 朝廷至 奉 大齋禮官重其

嚴師狹若不經意徒難題之師咲曰自家有大

事甚繁無暇他及至是處亦要衣跌坐榻上二

繼至前把筆大書偈云生死懸、絕世緣蒙恩

去年年這四幾手隨空去雲雲消月正圓

逝同官啓 聞有命歸龕方丈又三日一

教祭額面如生亦壯之夕祥雲布設利

千百人無弗嘆異其徒宗賢奉命歸葬焉

塔而壽八十五僧腊七十有三年弟子曰王

隆曰宗成曰正行曰此是曰宗賢曰智

宗賢以種事東京師頗有紀述

示來

事

寶泉泉銘銘曰 惟大覺尊道廣且慈由法不二及
一其施流布寢訛誕幻多岐淪胥緣業昧其指歸達
摩觀心不立一辞海天華月萬古流輝傑華晚秀師
實踵之虛蜚大方榮冠一時去留無着歸宿無涯繼
承弗替勒此銘詩

大明故縣縣令嚴君墓誌銘

永樂辛卯夏五月二十四日縣令嚴君伯宜以疾
卒于京師季子珣扶柩南歸癸巳冬十二月其白
楚龍山鄉後唐原後二年仲子珊第進士選入翰林
與其同年若干人讀未見之書于秘閣又明年擢刑
部主事始以狀來請銘泣曰先人歿時珊方以命
往從鄉先生程公惟善學于泰計聞奔還既葬葬事

虛誌石未刻非敢緩也蓋有待也今幸顏先人遺澤
系科名廟官朝著獲從指紳先生後顧求知先人之
深論著潛德以取信鄉里昭示子孫者寧無望於先
生乎某曰諾乃叙而銘之公諱標伯宜字也嚴氏始
居睦五代時有諱某者官于衢家江山之瀆口宋宣
和間君之十世祖賜自瀆口遷開化之龍山遂為大
族地號嚴村因其族而得名也曾大父子嘉大父浩
然父得華母徐氏自其高祖以下數世皆不染仕進
洪武乙亥公舉於鄉授太僕寺群牧官三載罷群牧
所改太學堂餽奉職唯謹自大司成以下至六館之
上無非宜之永樂初詔舉賢有才居下位者近
臣薦君堪任牧民遂擢福建閩縣令縣在負郭逼近

三司臨以大尉素嚴察劇公終而理之寬從適宜上
下又安先是聞以留中一方徵稅十倍他邑既久不
能堪公詣府力爭于其輸民及令德之舊官復任調
德之縣縣默在萬山中民惟食力君順撫之弗勞施
為坐以無事與學校禮師儒諸生翕然向化民用感
服三年而先往聞自諸泉以下皆坐簿書違例逋至
京既直督還江淮周歲代还未至官而卒公隆於孝
友愛其兄伯深尤篤先世田廬藉深率是便利君先
意順適惟恐弗備兄子族幼孤君愛育之踰已于早
從從兄好禮學及好禮仕遠方公往從之不忍去遂
學不務詞藻而大義瞭然嚴氏世以資雄其鄉亦僅
子姓素尚豪習公痛自抑教諸子務崇退讓非孝廉

忠信之言不道與人交披露城隍見義勇爲在太學
時學正孔思敬卒無親子弟侍側卒歸入其柩余爲
之獨任其勞無不盡禮縣進士汪汝霖有喪母公
時造其廬以禮存問縣丞蔣某暴死公哭之哀厚歸
其孤遣人護喪歸之教授趙文遺母夜貧不食歸葬
公倡衆資之且經紀其喪事平王急人病若此類甚
多醜程氏宋秘書監某之裔亦有嘗行子喪三人長
喧次即珊向女一人繼室某氏生男琦瑤男若子文
若子嗚呼公始以有用之才既不得展其所施及薦
起又未克究而中輟天殆將啗其躬而大昌其旌耶
珊方抱雋才路受路砥礪進取日就遠大所以光昭
於公者永旣也銘曰 嚴由陸州官于江陽濱江

遂惟一鄉公獨退然謝落豪縱身教于家非禮弗
賓興入官初試則微不以位卑曠其所施廷臣知
公騰刻以起燁煜郎星出照百里劇邑用靖山氓無
驚胡不少留俾觀其成公既不存所存惟義鵠康哉
綿以昌厥嗣如彼升高漸陟于丘鑄石藏幽公德日
休

大明故臣中大夫福建等處承宣布政使司
左叅政除名錢君墓表

山陰錢君孝循由福建左叅政永樂壬寅坐事來
京師未及就辨夏五月某日以疾卒于途旅其姻友
中書舍人張習之為治棺卒殯事將輦歸越上葬之
乃請於鄉先生少詹事馮李鄒公為銘其墓詞林之

紹紳比與孝循遼而舊者各為挽詩以悲其志晉之
復踐乎疏其世系暨歷官大畧將畀其孤康刻石表
墓上按錢氏始自天台徙越上之山陰大父華甫隱
德弗仕考鈞兩傳學有大志元季以才行辟南御史
臺景墓官爭薦起之未及大用會革命遂屏居田里
力為善事以利其鄉鄉之人至今德之生二子遜為
弋陽令孝循名述自幼穎悟六七歲時頭角嶄然出
語舉動常驚其族人弱冠入庠序年三十游太學有
志六館居太學四年擢兵部職方主事長於吏政曹
無滯牒董工庀才荆南措置方畧宜於上下丁繼母
憂衆共惜其去不幾廷議奪起之拜復外郎督漕運
給餉餽戎用弗乏陞武庫郎中尋會府元佐之命

孝循居家孝友為人意氣慷慨善接承上下疏通
給非屑屑顧忌小節故坐是玷黜藉令未即世終必
暴白即不白當路有愛其才者亦能挽起之不次廢
棄也而竟止於是命也夫洪武庚戌年又二月七日
生年五十三配張氏有賢行中其長姊也子男二人
長昌早卒次即康其美好學文四人長適里人王芸
餘在室某年月日葬山陰某原嗚呼世故有秉志專
分遭誣詬一嘆不知負才勵行弗被二命稿死荆棘
而肯乾沒無聞者才易壓殺是殆不由於命耶若孝
循以一介儒生揚泣朝著臨臨雅藩與維橫金相坐
鼎食自視得失審矣歿而有知其矣遺憾之有誰辭
貞石庶幾後來者得以考正為表